

# Dior

迪奥自传 时尚国王 图文本


【法】克里斯蒂安·迪奥 / 著 刘晨 / 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了如指掌

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是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冷眼  
审视自己，我如履薄冰，不敢带有丝毫自夸的成分。

——克里斯蒂安·迪奥





了如指掌

**迪奥自传：时尚国王** 图文本

【法】克里斯蒂安·迪奥 / 著 刘晨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迪奥自传:时尚国王:图文本/(法)迪奥  
(Dior,C.)著;刘晨译. — 哈尔滨:  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2011.9  
ISBN 978-7-5316-6153-5

I. ①迪… II. ①迪… ②刘… III. ①迪奥,C.—自  
传 IV. ①K835.65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6212号

**迪奥自传:时尚国王 图文本**

DIAO ZIZHUAN: SHISHANG GUOWANG TUWENBEN

---

作 者	【法】克里斯蒂安·迪奥
译 者	刘 晨
责任编辑	宋舒白 韩 涛
装帧设计	sddoffice.com
责任校对	石英
出版发行	黑龙江教育出版社(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)
印 刷	北京市全海印刷厂
开 本	720mm×98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80千字
版 次	2011年11月第1版
印 次	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16-6153-5
定 价	28.00元

---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## 序言

### 两个迪奥

我从不认为，回忆录就是沉溺在回忆里的人写的书，原因是：一、回忆不需要都有凭有据；二、所谓“回忆”并不是一种已经完成的东西。我喜欢说话不通过考证就即兴发挥，怀旧当然没有错，很多事情很快就成了回忆，不过我相信，最值得我回忆的事还没有到来。

当我把自己想成九岁的克里斯蒂安·迪奥时，很多有趣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只预感到它们将要发生。

所以这里就存在两个迪奥：我首先是讲故事的人——1947年“出生”（从1947年起，迪奥设计的时装开始广受关注，原文在此用“出生”一词，说明公众对1947之前的迪奥并不了解）在蒙田大街

30号，作为一家店铺的设计师；我又是故事中的主角——那个九岁的男孩——他的故事已经被太多人扭曲了，现在是还给他真实面目的时候了。

我怕再过几年，我就不能把这个故事真实地呈现给读者了，因为人很容易沉浸在对事业顶峰期的回忆中，可是一旦他丢开了之前的那些记忆，他就容易忘记自己最初的志向。

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是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冷眼审视自己，我如履薄冰，不敢带有丝毫自夸的成分。可能有的读者并不相信，甚至会觉得可笑，当一个人写了一本完全以自己为主角、讲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书时，怎么可能不自夸呢？所以在此，我有必要声明：这本书只写了我了解的事情，而且也只能以自传的形式来表述。对时尚及其流变不感兴趣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本书无趣，这些人可能还自以为很明白我写这本书的意图，且报以同情。这本书只写我接触过的领域，不会涉及我不懂的知识——比如抽象艺术或宪法改革，否则那真是自负。

我还是有点儿不确定，是否应该把这本书的开篇文章取名为“两个迪奥”：一个是公众眼中的克里斯蒂安·迪奥，另一个是私人世界里的迪奥。前者是一个著名的设计师，有蒙田大街那座豪华的大房子为证，他占了这本书的主要部分。对于公众来说，“这位迪奥”意味着一个混杂的概念——衣服、袜子、香水、宣传品、照片，以及一场并不血腥但影响深刻、波及世界的革命。

或许，我本该全神贯注地描写前者，而不是偷窥后者，后者是完全不同的形象。1905年1月21日，他出生在诺曼底的格兰维尔镇，父亲亚历山大·路易·莫里斯·迪奥从事制造业，母亲是马德莱娜·马丁。他是半个巴黎人加半个诺曼底人，虽然现在他很少回诺曼底了，不过他还是很喜欢自己那一半诺曼底人的气质。他热爱生命中的种种小细节，比如一次简单的老友聚会，厌恶不可预知的暴力，还有充满噪声和骚乱的地方。

如果将这个不为人知的迪奥一笔带过，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欺骗，而且这将剥夺完整的故事中属于我个人的感受。我很崇拜的作家福楼拜曾在法庭上激动地为自己笔下的人物辩护：“我就是包法利夫人！”在这里，当我面对这位私人世界里的迪奥时也是同样的情况，我会竭尽最后一口气为他辩护：“这才是我！”不论是否能做到，我都深切地希望能通过他之口进行表达。

## 目录

### 第一部分

克里斯蒂安·迪奥之家的诞生 / 1

勉为其难的裁缝 / 3

属于自己的房子 / 12

新风貌 / 30

前往未知的美国 / 41

### 第二部分

从创意到时装 / 59

创意 / 61

从初样到时装 / 71

新系列的诞生 / 81

彩排 / 92

决战前夜 / 103

发布秀 / 110

服装的罗曼史 / 122

### 第三部分

时装公司的秘密 / 135

模特儿 / 137

顾客 / 148

国内发展 / 155

从巴黎到纽约，再回到巴黎 /  
162

克里斯蒂安·迪奥—伦敦 / 174

### 第四部分

我的人生历程 / 181

少年的我 / 183

友谊与困境 / 193

我的自画像 / 205

第一部分

克里斯蒂安·迪奥之家的诞生





## 勉为其难的裁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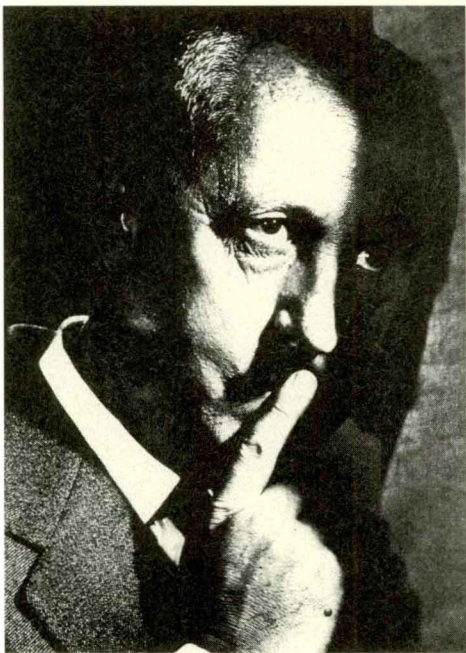
我必须承认自己是个幸运儿，幸运是我人生最主要的特征，虽然我确实对预言家的说法表示过怀疑。

我第一次听到关于自己的预言是在很小的时候，那是1919年，我们家附近的集市上有一场为士兵募捐的活动，其间穿插了一些小节目，我们也能参与。我假装自己是个吉卜赛人，把篮子拴上绸带挂在脖子上卖护身符。夜幕降临，当游人变得稀少时，我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算命婆婆的小摊前，她让我伸出手掌给她看。

“你会受穷，”她说，“但女人是你的幸运神，她们将带你通往成功，你会从她们那儿赚到大笔的钱，而且你将会到很多地方旅行。”

那时候我完全没把她的预言当回事，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几句戏语。不过回家后，我还是把这些话一五一十地传达给了父母。在今天看来，那句语义含糊的话“你会从

迪奥，黑白照片，年代不详



她们那儿赚到大笔的钱”是很好解释的了，但是当时父母肯定觉得这话放在我身上太怪了——在那个年代，“时装”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跟“贩卖人口”的概念一样陌生，完全跟自己无关。以后，他们就会相信他们的儿子真的能做出来。关于我会受穷的预言，他们觉得莫名其妙，至于会旅行——那简直成了全家的一个大笑话：

“克里斯蒂安也能成为旅行家？昨天，要看个小朋友，他还紧张得不得了呢！”

真不知道，如果父母能在1945年——我事业的开端时跟我面对面，会是怎样的情形。作为吕西安·勒隆的助理设计师，我与时装相伴，度过了十个快乐的年头，那段日子真幸福！我既不用负责把自己的设计付诸实践，又没有行政工作的负担。战争已经接近尾声，军事部门解体，我流亡在外的姐妹们都回家了（顺便提一句，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，一位算命先生非常肯定地预见了这次团圆）。我再一次感觉到那可爱的主宰命运的莫名平静，我人生的灰暗一页刚刚翻过，一个崭新的、未知的世界正向我敞开，我只能用快乐的心情来迎接它。

残留的战争阴影丝毫没有破坏我的乐观心态，即使残垣断壁、破败的乡村、定量供给、黑市交易就在身边，也不能阻止我对当时惨不忍睹的时尚风格发生兴趣：超大的帽子、超短的裙子、超长的夹克、超重的鞋子……最可怕的莫过于额前顶着高高蓬

起的乱发，后边披着波浪卷发的骑自行车的法国女人。

我很明白这种“乍祖风格”（原文法语“zizou”是“二战”时期流行于法国的一种亚文化，标志是一些年轻人穿着超大的颜色艳丽的衣服以示独立）是对暴力占领以及维希政权的一种反抗，即使少了布料、羽毛、面纱的装饰，它也能如革命的旗帜一般，勇敢地飘扬在法国上空。不过，让我从时尚的角度看，它实在是很难入目。

只有一种战时存在而现在消失了的東西让我特别怀念：当时，由于汽油紧缺，我们去任何地方都要步行，当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时，就已经感受到了散步带来的愉悦感——途中偶然遇到朋友，借此机会还能说点儿闲言碎语。

也是由于这种散步方式，我才会有从圣弗洛朗坦大街溜达到我住的鲁瓦亚勒大街的习惯。在这期间，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，我遇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老友，幼年时我们曾在格兰维尔的沙滩上一起玩耍过，现在他是坐落在圣弗洛朗坦大街上的加斯东制衣店的主管，而且他也知道我做了时装设计师。

他兴奋地宣布这是一次伟大的相遇！他的老板马尔塞勒·布萨克（Marcel Boussac [1889—1980]，生于法国，曾经是一位著名的赛马运动员，建立了法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赛马业公司，后投资纺织品行业，以与克里斯蒂安·迪奥的合作闻名于世）正要重新包装自己的公司，而他现在最需要一位有能力的设计师为公司注入活力！难道我会不知道，这么一个棘手的工作需要万里挑一的强人来做？过了半天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委婉地表达：可能没人能胜任这份工作……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推荐我自己。

不过，命运不会因为我的退缩而改变。在圣弗洛朗坦大街与鲁瓦亚勒大街之间的人行道上，我再次碰到了这位老友，他依然没有找到那位绝世设计师，而我依然没有自荐。

在我最终跨出决定性的一步前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。皮埃尔·巴尔曼——我在勒隆工作室的一个设计师同事辞职了，他另起炉灶，开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时装公

司，看样子势头不错。这让我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的未来，我第一次意识到：也许不该回避个人的野心了。在勒隆的工作室，我确实很开心，大伙儿相处得都很愉快，但我所有的努力只是在填满别人的腰包，而我总是生活在勒隆创作灵感的阴影之下，只能忠实地服从于他的思路，隐藏自己完全不同的观点。

当命运第三次让我和老友在同一条人行道上相遇时，我的心豁然开朗了。没有任何疑惑，我作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，我直接问他：“你到底需要我做什么？”

这句普普通通的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是经过了多少思想斗争啊！然而，我很快就明白了这句鲁莽的话带来的严重后果。首先，我要面对的是大名鼎鼎的马尔塞勒·布萨克——棉花工业委员会（CIC）总裁，他跟我这种比较内向的人之间简直隔了一道鸿沟；最棘手的问题还在于：我要面对的是一位对时装一窍不通的大商人。“商业”这个概念总让我觉得有点儿恐怖，更恐怖的是一种叫“商务午餐”的东西，以前一提起它，我就联想到吃不完的顶级美食，而现在，我想我只能与马尔塞勒·布萨克的得力助手M.法约尔一起把时间蹉跎过去。

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这位M.法约尔先生不是那种穿黑夹克、条纹裤，领子支棱着的人，他的马甲口袋里也没塞着日程表、备忘录、钢笔，他跟我一样热爱美食。更好的是，他没找什么刁钻的问题考我，也没在我答话的时候挑刺。他是个心胸宽广、温和、善良的人，不想难为我，说的话都是坦诚相见的。难能可贵，他懂得欣赏女人的优雅，这要感谢他热爱时装的妻子——娜丁·皮卡尔。法约尔大概没把我对商业的不敏感当成一种人格缺陷，而我也不希望被当成在艰难的世道中苦求生计的可怜人。

其实，我心里很清楚，我就是那个“可怜人”。很久以来，我都在挣扎：我现在的工作，无数人要花毕生时间来钻研，而我很晚才入行，又没有经过专业学习，一切都依赖灵感，所以我总是害怕灵感被玷污。也可能，正是因为担心自己永远要

做门外汉，我才下定决心，抛开顾虑，创造出人们眼中的那个设计师——克里斯蒂安·迪奥。

与M. 法约尔的这次会面，我想我俩都很满意，下一步理所当然该去拜会马尔塞勒·布萨克，谈谈具体的商业运作问题了，但会面的日子一拖再拖，因为对勒隆的愧疚让我难以作出任何重大的决定。



又过了三天，我来到这家在当时声名显赫的“菲利普与加斯东”公司。记得1925年的夏天，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，曾第一次来到这里，然后马上就被那些色彩柔和的雅致衣衫迷住了，难怪美丽的于盖特·迪弗洛（Huguette Duflos [1887—1982]，法国女影星）要在这儿买衣服。然而现在，我看到的是简陋的“加斯东”款式，它们明显带着战时物质匮乏的痕迹，虽然用皮毛做了装饰，但依我看，还是带着无法遮掩的过时的感。

我很负责地把公司的情况从上到下研究了一番，但是其实，打一进门我就明白，马尔塞勒·布萨克花费再多的时间和金钱也不可能重演昔日的辉煌了。在我之前，已经有太多人想让这个时装品牌起死回生，但他们全都以失败而告终。建立一个设计工作室的风险是很大的，它们往往比自己的主人还命短。我对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，因

为事情很明显，要在短时间内改变一个已经形成惰性的团队太难了！一句话——想彻底创新，用新瓶装旧酒的法子是行不通的。当我从加斯东出来后，理所当然地知道，自己不是那个能把死马当活马医的人，绝不可能！

现在我终于可以偷偷松口气了，再也不用硬着头皮去跟勒隆辞别了，再也不用对“商业”感兴趣了。我可以回到自己极为依恋的舒服的窝儿里，在经历了多年的动荡之后，我已经做好准备要彻底安顿下来了。

第二天我带着很轻松的心情来到了棉花工业委员会，因为我知道这次会面不会给我带来什么改变，所以我将礼貌而坚决地拒绝布萨克的邀请。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在那儿等着了，他本人和他的办公环境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。这里有很多很多书，一些漂亮的帝国家具，一张放着铜质赛马的桌子摆在屋里的显眼位置上，桌子后边的墙上挂着一幅水彩画。

这位著名的企业家就坐在屋子中间，他中等身材，长得很结实，方正的脸上带着果敢的神情，用词和举止都显示出精干，虽然长得像个严厉的人，但笑容却给人以真诚、友好的感觉。当与他面对而坐时，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思路清晰了，布萨克不仅是著名的企业家，也是一位心胸开阔、很有修养的聪明人。而且我知道他已经认让娜·卡蒂勒-门德斯（*Catulle-Mendes*，法国诗人）夫人为母，还娶了范妮·海勒蒂——一位我很仰慕的歌剧表演艺术家为妻。很显然，他的兴趣非常广泛，绝不仅限于钱和赛马这两个我不了解的领域。我想我俩会合作得很愉快。

内向的人往往爱说出唐突的话。我突然不由自主地告诉他，我真正想做的并非复兴加斯东，而是开一家以我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时装工作室。我希望这家工作室的每个部分都是新的，从风格到团队，从家具到地址。生活将为我翻开全新的一页：是新的潮流诞生的时候了！我大着胆子描绘着梦想中自己的工作室——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，占地不大，那里将把最优秀的时装工艺流传下去。所有衣服看起来都造型简洁，实际上做工

却毫不含糊，所以顾客会是那些真正优雅的女人。在战争造成的萧条过去之后，人们自然会由衷地渴望一种新的时尚风格，为了满足这种要求，法国设计师应该让奢侈品复兴起来，所以，我要的是能做出艺术品的工作室而不是一家做衣服的工厂。

我陶醉在自己的憧憬中，一刻不停地说，差点儿喘不过气来。马尔塞勒·布萨克非常耐心地听我把话说完，在送别之前，他说虽然我的计划跟他预想得很不一样，实施起来也确实需要些魄力，但他对我的计划还是挺有兴趣的，不过需要认真考虑下再答复我。我暗自想，他一定是觉得我自视甚高，而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，我还处在与他会面的紧张中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此行是来拒绝他的邀请的，我想我最后抛出的那个计划听起来很像是接受了邀请。

在忍受很久的焦虑之后，我接到通知说布萨克公司准备实施我的计划了，可这时我却又害怕它变成真的，因为我将把离开的打算告诉勒隆，要知道勒隆与马尔塞勒·布萨克私交甚好，那我在这中间会扮演什么角色呢？

现在想回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，我肯定要和布萨克再详细谈谈，但当我着手准备时，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。我的独断专行倒不是因为多么自负，而是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想找借口逃避一切，这种状态让我不得不发了封电报取消了会面。

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我拜访了德拉艾夫人，就是那位准确预言我流亡的妹妹会与我们团聚的预言家。

她严厉地授命我马上接受布萨克的邀请。她说：“无论如何，你都要创建克里斯蒂安·迪奥工作室，没有第二个人会给你这样好的机会了。”

面对她如此肯定的预言，我低下了头，以示虔诚，顾虑解除了。我给M. 法约尔打了个电话，简短解释了下：希望我的电报没有造成什么影响。结果会谈还是如期进行。我心中的乌云散开了，事实证明与M. 布萨克达成协议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。

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把离开的消息告诉勒隆，不过在此之前我先要找雷蒙德夫人谈



10 迪奥自传 时尚国王 图文本

VOGUE杂志上的迪奥时装设计图片

# VOGUE PARIS ORIGINAL Christian Dior



谈，她是我去勒隆公司的介绍人，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，她就像守护天使一样，经常给我一些非常好的建议。我把跟布萨克会面的事告诉了她，她听完后，连在马提翁的早课都编谎话没去，就为了当面支持我的决定。她又告诉了我一个让我非常震惊的消息：她托一位朋友拜访了一位隐士，是个人称“老祖母”的预言家。

那人看了一张我的草稿纸，上面都是不连贯的句子，居然惊喜地大呼起来：“一场时尚界的革命将从他那栋房子里开始，真是太神奇了！”

关于我的未来，这位奇人还描绘了一大堆让人难以置信的美景，不过她与我自己认识的那位预言家一样，促使我与勒隆辞别，尽管勒隆对我有很多承诺，尽管我和他相处得很好，但我还是在雷蒙德夫人与德拉艾夫人的支持下决定与他告别。我已经想